



爱情是个
很奇妙的东西

慕青衿
MU QINGJIN 著

它谁都可以欺骗，
唯独欺骗不了自己。

深情不及 时光晚S

HEN QING
BU JI
HI GUANG WAN

那么冗长
和坎坷的时光里
那么多互相猜忌
和攻击的时光里
那么多爱恋和怀念的时光里

这个拥抱，来得不算太晚
她还可以握住幸福，是不是？

再强悍的女人，
都会遇到
一个将她收服妥帖的男人。

而他的女人只能
跟他生活，陪他吃饭，与他终老。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深不及时光晚

HEN QING
BU JI
HI GUANG WAN

慕青衿
MU QINGJIN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情不及时光晚 / 慕青衿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201-09663-6

I. ①深… II. ①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8239号

深情不及时光晚

著 者: 慕青衿

出 版 人: 黄 沛

责任编辑: 刘子伯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6开 印张: 17 字数: 210 千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9663-6

定 价: 26.80 元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第一章 实属无中生有【1】

第二章 心中有鬼【17】

第三章 往事难追【31】

第四章 决定【45】

第五章 相争【57】

第六章 失去【71】

第七章 我想你比以前快活【85】

第八章 迟来的婚礼【99】

第九章 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话，
就是我爱你【123】

第十章 我是你的谁【139】

第十一章 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陪你到老的人【157】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171】

第十三章 她的心事【189】

第十四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205】

第十五章 真相【221】

第十六章 愿所有疼痛得以偿还【237】

第十七章 我们终会得到幸福【255】

第十八章

第一章 实属无中生有

某一酒店宴会厅内，无数闪光灯正在“咔嚓咔嚓”忙个不停，将本来就奢华的大厅，衬得更加金碧辉煌。

而所有的闪光灯和被宴请宾客的关注对象，都是大厅正位，那个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王者气息的男人。

辛欢的目光自然也随着他而转动，伟岸的身躯，高贵的气质，足以令全天下的女人倾心的面庞，让辛欢一阵接一阵地感到晕眩，男人温文尔雅的笑，淡然地面对记者一个又一个刁钻而辛辣的问题，好像所有的事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是辛欢知道，这个男人越温文有礼的时候，内心就越烦躁。

“那么，纪先生，最近有人爆出看见您，跟一长发俊秀女子深夜出入爱巢，请问您是否已经低调结婚？或者已有结婚人选？”

忽然有一个记者高声提问道，原本吵闹的大厅也忽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不约而同，齐刷刷地看向本市最年轻有为的黄金单身汉，乔臣集团总裁——纪翰辰。

辛欢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高脚杯，看着远处鹤立鸡群的男人，隐隐地，也在期盼他的回答。

“啧啧，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记者，好胆量。”身边忽然冒出一个嘲讽的声音，辛欢不用转头，就知道是骆璃那个小妮子。

辛欢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看着纪翰辰，其实她的内心早就心潮翻滚，紧张得连手指都在微微颤抖。

只见纪翰辰的目光忽然穿过人群，准确无误地射在辛欢的身上，只是一瞥，便又转移了焦点，微微一笑，低沉而悦耳的声音通过话筒，回响在大厅的每一个角落：“怎么可能？此事实属无中生有。”

“请问纪先生是否有结婚人选？”

“纪老先生可否对您终身大事做过干预？”



“纪先生对未来的另一半有何要求？”

片刻的安静之后，纪翰辰便又开始迎接新一轮的轰炸。

听到纪翰辰的回答，辛欢缓缓地呼出一口浊气，她不应该这么紧张，四两拨千斤，这是纪翰辰的必杀技之一，辛欢举杯喝了一口酒，然后微微皱起眉头，可是为什么在放下心的同时，又隐隐地有些失望？

自嘲地笑了一笑，辛欢便带着身边的骆璃走向人群。

“欢姐，为什么乔臣集团做新闻发布会，我们还要捧场啊？”骆璃又开始碎碎念地在辛欢耳边飞苍蝇。

“小妮子别随便说话，都是同行抬头不见，低头还见呢。”辛欢伸手去掐骆璃胳膊内侧的嫩肉，骆璃身手敏捷地躲开魔爪，站在远处冲辛欢做了个鬼脸，然后就跑去吃点心了。

看着两腮塞得满满的骆璃，辛欢无奈地摇了摇头，真不知道让吃货不再爱吃，该怎么办。

宴会参加得多了，不是陷入纸醉金迷的琉璃灯光中无法自拔，便是像辛欢这样腻歪了。辛欢闪入人烟罕迹的阳台，一边看星星一边喝酒，身后的大厅内传来熟悉的旋律时，辛欢享受地闭上了眼睛，决定此曲完毕，她就闪人。

旋律最后一个小节，辛欢站直了身子，将空酒杯放在阳台的横栏上，拍拍手准备走人，一个转身，却撞倒一堵肉墙上，身子随后被紧紧禁锢在来人的怀抱中，一阵惊慌过后，辛欢闻到熟悉的香水味道，这才将提起的心放回去。

“我的心肝儿，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充满磁性的声音在头顶上传来，戏谑的话让辛欢心中一阵阵泛酸，想生气，却又放不下架子吵闹，只好伸手去推禁锢她的双臂，低声急道：“纪翰辰，你疯了。”

“怎么？我自己的女人我还碰不得？”纪翰辰有些霸道地将辛欢的脸抬起来，面对他。

辛欢被迫抬头，看着眼前英俊无双的面孔，他的眼睛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明亮，处处透露着精明，此时此刻却倒映着一个惊慌错乱的小女人的脸，辛欢耳边忽然响起闺蜜郝冰如语重心长的话：“辛辛，你遇到这样一个男人，注定是逃不掉的。”

辛欢忽然镇定下来，笑出声来。

纪翰辰不明所以地看着本来还一脸娇羞的女人，此刻笑得像朵太阳花似的，他皱了皱眉头，将脸靠近几分，唬道：“再笑，再笑就把你吃掉。”声音沙哑却充满了诱惑。

辛欢愣了一愣，然后伸手挂在纪翰辰的脖子上，拉低纪翰辰的脖子，将樱唇凑了上去，轻轻地啄了啄，轻声说道：“这边忙完了，早点回家。”

在纪翰辰发愣的一瞬间，辛欢巧妙地从他松懈的胳膊下面钻了出来，不料却被身后的劲道猛地又拉了回去，重新被禁锢好之后，便是一记扑面而来的热吻。

直到两人都有些失力，纪翰辰才放开身前早就喘不过气的辛欢，用鼻子顶着辛欢的鼻子喘着粗气说道：“小妖精。”

辛欢也大胆地抚上纪翰辰的胸膛，用他刚才的话来反击：“我自己的男人，难道我还碰不得？”

纪翰辰微愣，然后开心地大笑起来，用力地在辛欢的唇上咬了几下：“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未待辛欢回答，骆璃的声音便在周围响了起来，听起来是在找她，辛欢敲了敲纪翰辰的肩膀，纪翰辰才恋恋不舍地放她离去。

在看见骆璃的那一瞬间，辛欢扭头看向阳台，虽然看不清站在暗处的纪翰辰，但是她知道他一定是在看着她，心中有一个声音小小地反驳郝冰如的话，她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逃。

骆璃看着一脸春色的辛欢，又看着辛欢有些红肿的嘴唇，颇有深意地打趣道：“欢姐，你可不能对不起咱们总经理啊！”

辛欢抛给骆璃一个白眼，拉着骆璃向大门走去：“吃饱了？吃饱了就赶紧撤。”

“欢姐，我还没有跳舞呢！”

辛欢又朝天上翻了个白眼，不知道是谁一开始还不情不愿地来这个宴会的。

“我记得，有人的设计图还需要重做。”辛欢的一句话，就听到身后一阵哀号，掐人要掐短，这招是她跟纪翰辰学的。

于是乎，骆璃委屈地跟着辛欢回公司加班修改图纸，辛欢则捧着一杯热热的拿铁，心情轻松地在适当的时候指点一下骆璃，严格说起来，骆璃算得上是她半



个徒弟。

时针指向十一点的时候，辛欢准备叫骆璃下班，看见骆璃干得认真，便自己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却在这个时候接到一个短信，只是秒秒钟的事，便让她的好心情烟消云散。

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的是纪翰辰的名字，下面显示着一行字：临时有事，自己先睡。

仓促，连一个晚安都没有。

咖啡厅里环绕着有些忧伤的音乐，辛欢坐在靠窗子的座位，不出一分钟，对面的位置就大大咧咧地坐下一个人。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个人是谁。

“郝冰如，你可以再汉子些。”辛欢有些头疼地揉了揉额头，瞥了一眼跷着二郎腿的郝冰如，继续叹气。

“女汉子有什么不好？打得过小三，斗得过流氓，拐得来伪娘，再有冬暖夏凉……”

“打住！”辛欢的额角又抽了抽，伸出手拉住郝冰如的手，深深地喘了一口气，说道：“昨天晚上他没回家。”

郝冰如听到这话，眉毛一挑，作惊恐状说道：“夜不归宿？”

辛欢白了面前的女人一眼：“别装了，挑重点说。”

此时郝冰如才恢复了一本正经的神色，实实在在地分析道：“这种情况，像纪翰辰这种大忙人，可能真是忙于应酬，但一般情况也不会通宵应酬，恭喜你，辛欢女士，你遇到了婚姻最大的危机，第三者。”

听完郝冰如的分析，辛欢淡然地喝了一口咖啡，苦涩的味道充斥着口腔，诚如郝冰如所说，她跟纪翰辰已经结婚，不多不少整一年半的时间，只是迫于两人的工作关系，对外进行了消息封锁，也就是俗话说的隐婚。

郝冰如看着不说话的辛欢，轻声叹了口气：“辛欢，我只是一个情感专栏的作家，并不是心理医生，知道你最大的状况出现在哪里么？”

辛欢挑眉，问道：“哪里？”

“就是不够自信。”郝冰如放下翘着的二郎腿，凑近辛欢，用少有的认真态度

说道：“你是不是还在觉得，自己抓不住纪翰辰，觉得他像远在天边的天神般不可靠近，或者总是觉得你能跟这样一个，各方面都优秀得不像人的男人结婚，是不真实的？”

辛欢看着眼神犀利的郝冰如，说不出话来，她承认，郝冰如总是能一针见血地说出她的症结所在。

“我……”

“那你就给自己自信，你也是有身份的人，回去把你的身份找回来，你们门当户对，你就有底气了不是么？”郝冰如打断辛欢的话，继续刺激辛欢，她不明白，为什么曾经那么自信骄傲的辛欢，会因为一个男人而变得如此缩手缩脚。

“像这样，他就再也没有办法拿工作的事情来哄骗你，连结婚都像怕人一般。”

“阿如！”辛欢打断郝冰如的话，看着郝冰如一脸受伤的表情，她嘴唇有些哆嗦地说道：“对不起，阿如，我不能回去，我跟那个家，已经毫无瓜葛了。”

“既然你不想回去，那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将自己摆到这么低微的位置上，丈夫夜不归宿，竟然连质问的勇气都没有？好歹你凭借自己的力量，闯出了一番天地，也算是本市有地位的设计师，你还有什么可怕的？”郝冰如一口气说下来，有些口干，拿起自己的那杯咖啡喝了一大口。

“辛欢，说到底，你不是对自己不自信，而是还不确定，纪翰辰究竟爱不爱你。”

郝冰如见辛欢有些迷失的眼神，叹了一口气，柔声说道：“辛辛，能够破坏婚姻的从来都不是第三者，而是夫妻之间那些猜疑和不确定。把话说开了就会好很多，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想要知道什么，都要让他知道，不要妄想去猜测一个叱咤商海的男人心，对你，只有害无利。”

辛欢带着郝冰如的建议回到家，坐在沙发里发呆，不知道怎么的，最近她变得有些神经。

也许郝冰如说的是对的，是她自己在胡思乱想，可是，辛欢苦笑，这种小心翼翼，草木皆兵，不正是因为爱么？

可是……纪翰辰从来都没有对她说过爱，就连求婚都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一句：“结婚么？”



正在辛欢陷入往事的时候，忽然听见“咔嗒”一声的开锁声。

扭头，便看见有些疲惫的纪翰辰站在玄关，正好也向她这边看过来。

这个时间……

“你没有去公司吗？”辛欢起身，走到纪翰辰的身边，将纪翰辰的外套接过来，纪翰辰一边换鞋一边应了一声。

“一夜没睡？”辛欢试探地问道。

纪翰辰的眸子却在此时变得特别明亮，黝黑的瞳孔锁定在辛欢有些别扭表情的脸上，忽而一笑，伸手将辛欢搂在怀里，好像所有的疲倦都烟消云散，低头伏在辛欢的耳边调笑道：“呦呵，我的心肝儿在担心？”

辛欢尴尬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鼓足勇气地说道：“是啊，我当然担心，坦白从宽，昨天在哪个小妖精那里过的夜？”

纪翰辰摆出有些委屈的神情，将辛欢从里到外的细细打量，然后才慢吞吞地说道：“我昨天一晚上都在想念你这个小妖精，哪有空搭理别人？”

辛欢的脸一红，决定不理纪翰辰这个色魔，转身拎着外套往门边走，只听“咔嗒”一声锁门声，辛欢眼前的视野便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阵眩晕之后，便被纪翰辰压倒在沙发上，辛欢双手推了推纪翰辰结实的前胸，嗔嗔道：“喂，别闹了，赶紧洗澡休息去，我一会儿还要去公司。”

辛欢下午是要去公司一趟，检查骆璃的设计图稿。

“做什么能比老公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纪翰辰强硬地抱起辛欢，边朝着浴室边走边道：“当然要洗澡，不过要一起洗，洗澡都一起了，就不差一起休息了。”

辛欢大汗淋漓地昏睡在纪翰辰的怀里时，听到了纪翰辰手机铃声一阵接着一阵响起。她没有过多的精力再去管纪翰辰的去向，也将今天所要说的话通通抛在脑后，闭上眼睛，黑暗降临。

在梦里，辛欢好像走在云朵里，双腿软绵绵的，但是她看见云端另一头，站着的正是整装待发的纪翰辰，辛欢想向前走几步，但是却迈不动腿，只得站在原地干着急，庆幸的是她还能发出声音，于是她着急地叫他：“纪翰辰！”

纪翰辰像是没有听见辛欢的呼唤，一个劲儿地向前走，辛欢又惊又怕，站不住却又扶不着任何可以借力的东西，只得用尽力气继续呐喊：“纪翰辰！你要去

哪儿？”

也许梦境太过逼真，也许是情绪波动太大，辛欢从梦里挣扎着醒过来，辛欢不知道她睡了多久，只是天色早就暗了下来，她下意识伸手去摸身边的人，另一边的床是空的，但是还有余温，辛欢起身寻找纪翰辰，在黑暗中，看见纪翰辰站在阳台边双目灼灼地看着她，手指中间还夹着一根燃烧的香烟。

“纪翰辰。”辛欢沙哑着嗓音叫淹没于黑暗中的男人，一阵没来由的无力感接踵而至，她又陷入焦灼的心情，只是莫名的，感觉眼前的男人距离她好遥远。

“做噩梦了？”纪翰辰第一次看见辛欢如此无助的模样，愣了一下，然后掐灭手中的香烟，走到辛欢身边。

辛欢伸出手抱着纪翰辰精悍的腰身，将脸贴在他的肚子上，感受属于他的温度，还有那熟悉的味道，有些忐忑地问他：“纪翰辰，你会永远，都只爱我一个人吗？”

辛欢闭上眼睛，等待着纪翰辰的回答，但是好一会儿，都没有等到答案，期待的心渐渐趋于平静。

纪翰辰不回答不是因为他在思考，而是因为辛欢的话，原来，她夜半梦醒的原因竟是因为他么？

纪翰辰缓缓地蹲在辛欢的面前，仰起头在黑暗中和辛欢对视，他静静地看着眼前秀色可餐的女人，他愿意么？如果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局，那么他在这场赌局中，唯一不可掌控的便是他的心，他的心和他的意愿一点点背离，她的一颦一笑都在他的心里占据着一定的位置，现在她问他会不会永远只爱她一个人，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让她知道他的一切，她还会问出这句话吗？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纪翰辰的底线就是绝对不去赌没有把握的事，因为太了解，所以他不能做出误导，也许这就是他对她最真实的一面。

于是，纪翰辰压下心中波动的情绪，伸手去抚摸辛欢的脸，笑着说道：“说什么呢，你是我老婆。”

辛欢的心忽然之间像是被一盆冰水浇过，还带着丝丝的疼痛。她是他的妻，她知道，他知，他的家人知，普天之下的人不知道，她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但是如今他竟然连一句承诺都没有。

辛欢忽而一笑：“我开玩笑呢，你以为拍电视呢，问这么煽情的问题。”

“乖，睡觉吧。”纪翰辰上床搂过辛欢吻了吻她光洁的额头。

第二天，辛欢刚顶着两只熊猫眼走进公司，就被骆璃哀怨和敏感的眼神看得浑身不自在。

“有什么话就直说，你这么憋着不难受？”辛欢从来都不会把私人感情带进公司，总表现出一副刀枪不入的女强人形象，在骆璃第二次进办公室送图纸的时候，叫住了骆璃。

“欢姐，你昨天放我鸽子。”骆璃有些悲戚地指责道。

“所以你的图纸没有改好？”辛欢挑着眉毛，看着骆璃反问道。

“改好了。”骆璃像是受到惊吓，忙不迭地点头。

“那不就成了，你要适应没有我的日子。”辛欢的话说得像是交代后事一般，吓得骆璃一下子呆掉，下一秒就跑过来抱辛欢的“大腿”，戚戚然地说道：“欢姐，你是要跳槽吗？老板知道会杀了我的，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您打我吧！”

辛欢无语地看着骆璃狗腿的模样，要不是外头十几双眼睛盯着，她真想一脚把她踹到外太空去，这都什么跟什么。

“小璃，你要搞清楚，我没有想跳槽。”

“那你为什么像是要交代后事……”骆璃说完这句话，脑袋就结实地挨了一个爆栗。

“骆璃，我说这些，是因为我要你知道，想成为一个出色的设计师，就不能对任何人产生依赖心理，我只是辅助你，而不是替你做主，你的思维是最重要的，你明白吗？”辛欢现在的状态就差拿一把叉子插在骆璃的脑袋上，如果不犯法，她真想敲开骆璃的脑袋，看看她脑子里装的是不是泡沫！

“可是，我现在还不是……”

“够了，小璃，我是看你有这方面的天赋所以才教你，不要看别人怎么看你，做你想做的，去吧，今天下班之前再交一份图纸给我。”辛欢恨铁不成钢地打断骆璃的话，挥手让骆璃出去。

这边的气还没消，那边郝冰如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阿如，怎么了？”辛欢揉了揉太阳穴，最近她的脾气有些暴躁。

“辛辛，你千万要挺住。”郝冰如小心翼翼的话让辛欢心中一跳，但还是按耐住了心情，打趣地说道：“你以为我是董存瑞？碉堡还在我方阵营，无须担心。”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是说真的。”郝冰如强调道。

“放！”辛欢无语，为什么她会有这么一个时而正经，时而犯二的闺蜜，此乃天灾！

“这次，也许你的担心是对的，我现在正在中央广场，看见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挽着你家纪翰辰的胳膊走进了一家酒店。”

“也许是生意上往来的客户。”辛欢下意识地反驳。

“你脑袋进地沟油了吗？什么样的客户需要以臆歪得要亮瞎众人眼睛的姿态展现？”郝冰如没有如期听到电话里面反驳的声音，着急地说道：“你等等，我给你发张彩信。”

辛欢话还没有说出口，郝冰如就挂断了电话。不一会，辛欢手机的短信提示就响了起来，她深吸一口气，打开彩信，拍得很模糊，能看出郝冰如焦急的状态，虽然模糊又是个侧影，但是辛欢还是一眼就认出那个高大的男人，正是她的老公，纪翰辰，而另一边的女人，辛欢虽然看不出什么风情万种，但是气质绝对是在她之上的。

辛欢的大脑一下子处于了空白状态，拿着手机的手也有些颤抖，关上彩信，辛欢熟练地拨出一连串的号码，几秒钟之后，电话转移到语音信箱。

辛欢愣了几秒钟之后，又拨出一连串的号码，电话接通后，辛欢吸了一口气说道：“你在那里等我，我马上到。”

辛欢来到郝冰如面前的时候，正好过了十分钟，郝冰如坐在广场中央的音乐喷泉旁边，用手扇风。

“辛辛，你要坚强。”郝冰如开门见山的安慰，忽然让辛欢心火大盛。

“人呢？”辛欢抑制住火气问道。

郝冰如却一把握住辛欢的手，有些胆怯地说道：“辛辛，你要去捉奸？”

辛欢扭头看了一眼郝冰如，虽然郝冰如的语气充满了担心和忐忑，但是狡黠的眼神却出卖了她，辛欢一屁股坐在郝冰如的身边，然后说道：“你这是看好戏的前奏吧？”



“嘁，你怎么这么没意思，看透别说透，继续做朋友嘛！”郝冰如恢复了本色，一脸优越地看着某酒店方向。

有这样的朋友……还真不如没有！

“喂，你可真沉得住气，不进去看看？”郝冰如用胳膊拐了拐辛欢，再接再厉，说实话她并不看好辛欢的这个男人，每天除了忙工作就是忙应酬，虽然大权在握，但是总是一副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架势，如果说一座真冰山就罢了，还是个招蜂引蝶的冰山，对自己的女人从来就没有一句交代的话，如果她是辛欢，也会被搞得郁闷。

“看什么呢？如果是真的在应酬，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闯进去，还是以竞争对手公司的首席设计师的身份，我能说什么呢？”辛欢叹了一口气，那不真的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

“亲爱的，告诉我！”郝冰如双手放在辛欢的肩膀上，扳过辛欢的脸，让辛欢正视自己，继续说道，“是什么改变了你，每逢初一十五，我会上香祷告的。”

辛欢看明白了郝冰如眼中的恨铁不成钢，“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搞得像真的似的，我以前什么样？”辛欢任由郝冰如“调戏”着，缓和着气氛，反问。

郝冰如还真的认真思考了起来：“嗯……以前的辛欢啊，每天都充满着自信，虽然有骄傲的资本，但是从来都不摆架子，看着温顺，但其实从来都不是好欺负的主，做事很执着，但是进退有度，遇事会有一副英勇向前的劲头，就算真相是她最不想看到的，但她也会去努力。”

“辛辛。”郝冰如说到这儿，深吸了一口气，轻声叫道。

“嗯。”辛欢也听得认真，但是越认真，心里的某一处，就开始泛起浓浓的酸楚。

“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你？”

辛欢刚想回答，眼角就扫到纪翰辰挺拔的身影。纪翰辰的身边，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挽着纪翰辰的胳膊站在酒店的门口，看到这一幕，辛欢的后背一僵，但是下一秒，酒店的门口就陆陆续续出来好几个人，跟纪翰辰握手寒暄，然后陆续离开。

辛欢吊着的心咽回去一半，这种情况，一看就知道是应酬，所以不方便接听她的电话，也是情有可原，郝冰如言过其词了。

“阿如，这就是你说的情况？”辛欢咬牙，对着郝冰如磨拳霍霍。

“啧啧，危险啊，真危险。”郝冰如却直盯着纪翰辰的方向，不把辛欢的威胁放在眼里。

“什么危险？你才危险了好吧！”辛欢气急败坏。

“你先别动怒，听我给你分析，这个女人不简单呀，身材好就算了，脸蛋也好，最好的地方就是有着一股子骚劲，水蛇腰的女人，最让男人把持不住。你说呢？”郝冰如一脸看狐狸精的表情，分析得头头是道。

听着郝冰如的反问，辛欢的目光也向纪翰辰的方向扫了过去，

只见刚才看见的女人，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模样，跟众人一一挥手再见，就差贴在纪翰辰的身上了。

在没和纪翰辰结婚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存在，无非是女下属爱上多金男上司的桥段，不得不说，下定决心跟纪翰辰结婚，是辛欢有生之年，做的第二件勇敢的事情。

辛欢在和郝冰如告别之后，回到公司继续上班，刚到办公室，纪翰辰的电话便追了过来。

“刚才在应酬。”

她当然知道，不过这种解释，在纪翰辰的身上，反倒不多见，辛欢起了捉弄的念头。于是调整好语气，冷声说道：“谁知道是不是打着应酬的口号，做着苟且的事情。”

“哦？”电话那头，纪翰辰沉默了一下，随即便是一个低沉的反击，“你倒是给我找了个无懈可击的名头，也许我可以借用一回。”

“你敢！”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不经大脑的表现让辛欢脸上一阵不自在，她什么时候成了善妒的悍妇？

不出所料，电话那头纪翰辰好心情地笑了，低沉悦耳的声音透过听筒传到辛欢的耳朵里，像是有人拿着软毛的刷子在搔她的耳郭，那种奇痒难耐的感觉，令辛欢浑身上下打了个哆嗦。

“笑什么！再笑就把你吃掉！”辛欢既然破了功，也就不再装深沉，咬牙切齿地对电话说，好像那个人就在他面前，下一刻她就真能扑上去，把他吃干抹净。



“唔？真的要吃吗？”纪翰辰暧昧不清地反问，让辛欢的血液“唰”的一下凝聚在脸上

“纪翰辰！”辛欢气结，低声吼道。

“纪翰辰，你确定你是乔臣集团的总裁吗？”辛欢决定打不过就跑，转移话题是她的强项。

“你真是够了，晚上不准进卧房睡觉！”辛欢放出狠话，其实谁知道她不是为了自保呢？

辛欢刚想挂电话，忽然听到电话那边传来一个温婉的女声，听得不真切，估计是纪翰辰把话筒遮住了，辛欢没有多想，但是开玩笑的心情却没有了，刚想跟纪翰辰说挂电话，那边就又传来一句话，但这次声音却听得分外清楚，辛欢听到这句话，心中顿时一个“咯噔”。

因为那边的女人说的话是：“阿辰，你快点。”

辛欢以为纪翰辰会给她解释，等到的却是一句：“我这边有事，先挂了。”

辛欢的心不由得凉了下來，她从来都是连名带姓地喊纪翰辰，有过那么几次叫他“阿辰”，也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是电话那边的女人，叫他叫得那么亲热，俨然一副登堂入室的前奏，纵使辛欢再大度，再想得开，她也不会不去计较。

分析了一会儿，辛欢忽然想到逢场作戏这四个字，苦笑一下，不过这戏，看起来做得比较真。纪翰辰挂上电话，有些愉快地看着面前向他挑眉示威的女人。纪翰辰双手交叉相握，一只手指有节奏地点着，这代表他在思考，因为面前的女人不像他家里的那个，让他看得通透。

“我记得这是在公司？”纪翰辰犹豫了一会儿，才出声说道。

“是呀。”他面前的女人嫣然一笑，完全没有把纪翰辰眼中隐约可见的怒气放在眼里，施施然拉开纪翰辰桌前的客椅，自顾自地坐了下去。

“我记得我是你上司？”纪翰辰向后仰了一仰，双腿交叠坐着，一副风流公子哥的模样。

“没错。”面前的女人不是太傻，就是太熟悉纪翰辰，让别人看着，都会认为她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自找死路。

“所以，在我的公司，下属就是下属，不得逾越，这一条，在你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已经告诉过你了吧？”纪翰辰仿佛很有耐性地谆谆教导。

“So what？”女人美国人般地耸了耸肩膀，一脸你能拿我怎么办的表情，满脸的自信。

纪翰辰深吸一口气，收敛了笑容，站了起来，不准备再跟面前这个女人沟通，因为他确定她不是去了美国，而是去了火星。

“阿辰。”女人一把抓住纪翰辰的手，阻止纪翰辰想要离开的脚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在这里的身份是乔臣集团的总裁，按照美国的说法，你可以叫我Sir，中国的叫法，你得叫我老板，而不是什么阿辰。”纪翰辰鹰隼一般的黑眸，霎时盯住了眼前不知死活的女人，冷气怦然缠绕在纪翰辰的周身，说明他现在真的有些生气了。

“无论你是谁身份，你始终是我的阿辰，从来没有变过。”女人松开纪翰辰的手，微笑着看着纪翰辰，像是没有看懂纪翰辰眼里的警告。

“我记得，我们分手已经很久了。”纪翰辰深吸一口气，把那句憋在心里好久的话说了出来，他应该直接裁掉整个面试部和人事部！他只不过是出差几天，公司应招便把他的故人招到了他的面前。他无所谓见到谁，关键是不喜欢无谓的纠缠。

“是分开，三千五百二十六天。”女人轻松地报出一串数字，顿了一顿，继续说道，“不是分手。”

“有区别么？”纪翰辰再次转身的时候，情绪已经平静下来，冷声说道：“无论是分开还是分手，我们都已无可能，我已经结婚了，陆尧。”

“你的戒指呢？”陆尧既然回来找他，就会清楚他现在的一切状况，唯一一点让她欣慰的是，他并没有将婚姻昭告天下，在公司和公众场合，从来没戴过象征已婚身份的婚戒，也就是说，他对这场婚姻，根本没有那么重视。

纪翰辰听到此话，身形一顿，刚想说些什么，便被陆尧抢白。

“不管你什么时候结的婚，跟谁结的，都不足以磨灭我跟你在一起的十年零八个月。”陆尧自嘲地笑了一声，继续说道，“况且，结了婚还可以离婚，这又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陆尧，我不会跟她离婚。还有，请你自重。”纪翰辰颇有警告意味地说完最